

启功(见图,1912-2005)的书法闻名于世,而他的语言学研究则鲜为人知。启功先生的语言学著作有《汉语现象论丛》《诗文声律论稿》《古代文字论稿》等,融多门学术,立一家之言。他的语言学,是在渊源深厚的中华民族文化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的。

### “小竹圈”套得了“大熊猫”吗?

《马氏文通》把“葛郎玛”(语法)引入汉语语法研究,这确乎是一个进步,但问题接着也就来了。首先,汉语的首要特点是单音节词,这些没有成为“葛郎玛”的研究对象。其次,汉语句子常有主、谓、宾成分不足的现象,这在诗歌中表现得尤其突出。再次,英语有形态,汉语词没有形态,“用法太活,性质太滑,以英语套汉语,每有顾此失彼的情况”“这绝非葛郎玛不好,而是套的方法可议……小孩游戏,有套圈一项。如用小竹圈套小老鼠,自然没问题,如套大熊猫,就非换大圈不可了,何况汉语研究,又非套圈游戏可比呢!”

启功先生认为,“假如从汉语的现实出发,首先承认英语自有规律,然后以英为鉴,鉴其某些适用于汉的精神、方法、乃至局部零件,岂不很好!”

启功从年轻时开始教古文,他归纳文言转译中词、句、段三重层次的问题:词要关注含义、用意趋向和情态,以及古

今演变的情况;句的组成,主、谓、宾以及偏、正、倒之类不是急需知道的,“急需的是这个万花筒共有几块镜片,多少颜色碎纸渣,怎么拆开,又怎么装上的”;句与句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群,就像一个四层的书架上摆着的书,无不合于起、承、转、合的组织规律。它们表现特殊的“汉语现象”,超出了“葛郎玛”的解释范围。

### “省略”还是“进化”?

汉语句子成分往往不全。启功说:

……我国古代作者怎么作了这么多未完成的句子呢?真不减于小孩唱的一首儿歌:两只老虎,两只老虎。跑得快,跑得快。一只没有尾巴,一只没有脑袋。真奇怪,真奇怪……为什么那么多省略之后的那些老虎,还那么欢蹦乱跳地活着?

启功认为:“汉语句法构造比较特殊,常见句中‘主、谓、宾’元素不全的现象,在填不满一条模子时,便以‘省略’称之。猿有尾巴,人没尾巴,是进化原因呢,还是人类‘省略’了尾巴呢?孔雀尾长,鹤鹑尾秃,恐怕也难以‘省略’称之。可见省略太多,便微有遁辞的嫌疑。”

汉语的特点基于中华民

## 启功:汉语的知音

·陈占彪·



族文化和思维的特点,启功的语言学跟他的文化艺术修养有直接关系。他在讨论语法时联想:

由于古汉语具有那些特点,所以出现那些缺头短尾而跑得很快老虎……在中国民族艺术其他品种中,也常有这类情况:例如中国古典绘画中常有画着一个茶壶和一个茶杯,画面上题写“陆羽高风”。如果画一个酒壶,一个酒杯,便可题“陶潜逸兴”。没有人,很像句中省略主语;没画茶或酒流入杯中的过程,很像句中省略谓语;杯中不画各色的茶和酒,很像句中省略了宾语;壶口并不一定必向着杯,甚至壶柄向着杯也不要紧,很像句中词汇偶然颠倒或成语先后调换。至于陆羽饮茶,陶潜饮酒,正是两个典故。

### “葛郎玛”为什么躲着诗?

人们很少看到拿诗句作语法分析的,是诗歌没有语法,还

是葛氏语法分析不了诗歌?汉语词的用法本来就灵活,一到诗歌里更像小泥鳅,到处跑。启功说:“诗文中词汇有时颠倒调换着用,虽也常用,但总是有条件的,不能任意颠倒调换。”

启功分析杜甫《秋兴八首》其八的名句:红豆啄馀鹦鹉粒,碧梧栖老凤凰枝。它的语义是:(那里有)鹦鹉啄馀(的)红豆粒,(和)凤凰栖老(的)碧梧枝。但作者在这首诗里主要是写那个地方风景之美,而不是要夸耀珍禽。红豆、碧梧是那个风景区中名贵物产,作者有意地把它突出,所以放在首位。也就等于是说:红豆(是)喂够了鹦鹉的粒,碧梧(是)爬够了凤凰的枝。

启功分别了语义逻辑的句式与为突出强调对象的句式,指出诗是要强调红豆和碧梧,仍不失语法。这不纯粹是写物,重在引起历史的联想。它的上联“昆吾御宿自逶迤,紫阁峰阴入溟波”。昆吾、御宿是汉时苑林,紫阁在长安,杜甫取汉时故事、长安风物为兴,发沧桑悲慨,写黎民忧思。

### 格律诗形状为什么像乌龟?

律诗凝练出语言的特点而更具有典型的表现思想内容的韵律。启功说:

古体格律诗一般八句,首尾两句可以对仗,也可以不对,中间四句必须是两两相对的偶句,这样的句法分布有人称之为“宫灯体”,也有人叫它“乌龟体”。过去有一种灯,上边一个提的绳,下边一个穗子,中间是四个柱,装上砖或玻璃,里面点上蜡烛就是灯。格律诗首尾两句不对偶,相当于上面的绳和下面的穗,中间两相对的四句,就像四根柱。说它像乌龟,也是说它们形状上的相类。

形式上,颌联和颈联的对偶,具有上下左右对称平稳分布的美,又能穷尽变化的四种平仄句式,在内容上是全诗的核心。但是,宫灯总不能只是中间四柱的主体,还必须要有上挂以导之、下垂以安之,就像乌龟也不能没头没尾,无首联交代因缘则显突兀,无尾联余音袅袅则诗意难永。

对20世纪中国语言学的主流,吕叔湘有句很有名的话概括:“外国的理论在哪儿翻新,咱们也就跟着转。”启功没有经过西方理论的洗脑,他的语言学就不能进入现代语言学的框架,只好在体系之外,不为世人理解。独特往往被视为另类。

在一个分科细微的学术体系里,硬把启功先生的语言学归到哪一类,都是“四不像”。凤麟不因人们的分类,大象不依盲人的论断,启功先生的汉语现象论或许才是汉语的知音。(摘自2022年12月25日《光明日报》王宁年 黄易青文)

奥地利作家斯蒂芬·茨威格是世界范围内被翻译语种最多的德语作家,《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》是他最广为人知的作品之一。1942年2月,茨威格和妻子在巴西的寓所结束生命。在绝命书中,茨威格说自己是“神智清醒地”告别人世的,因为他的心力在“漫长的无家可归的流浪岁月中已消耗殆尽”。

茨威格的一生,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。革命、饥馑、货币贬值、时疫和因遭纳粹驱逐而流亡伴随了他的一生。

### 达到生涯的顶峰

1881年11月28日,茨威格出生于奥匈帝国首都维也纳一个富有的犹太家庭,父亲是纺织业主,母亲是银行家的千金小姐。1899年,茨威格高中毕业进入大学。求学期间,他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在文学创作上,为成为一个写作者而奋斗。

他先写诗,在20岁时便出版了第一本诗集《银弦集》,第二、三部诗集和诗剧《早年的花环》《特西特斯》分别诞生于25岁和26岁。与此同时,他开始写中篇小说,23岁时第一部中篇《艾利卡·埃瓦尔德之恋》问世。他还任职于维也纳《新自由报》副刊,和众多的作家、艺术家建立了联系。他也翻译法国象征派抒情诗人魏尔伦、波

## 被高看和低估的茨威格

·沈锡良·



1941年,自杀前一年的茨威格

德莱尔的作品。1910年,茨威格出版《艾米尔·维尔哈仑》专著,奠定了其翻译家的美名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,在好友罗曼·罗兰的影响下,茨威格成了一名坚定的和平主义者。一战结束后,茨威格回到了千疮百孔的祖国,只身前往萨尔斯堡,一待就是14年。1920年1月,茨威格与相识多年的弗里德里克·温特尼茨喜结连理。他们一起生活在位于萨尔斯堡城郊卡普齐纳山旁的一座小宫殿里。许多著名作家都曾在一战后拜访过那座宅邸,有德国作家托马斯·曼、爱尔兰作家詹姆斯·乔伊斯、德国作曲家理查德·施特劳斯……

这段时间,茨威格创作甚丰,1927年出版的《人类群星闪

耀时》至今是他最为成功作品之一。茨威格的人物性格研究受弗洛伊德的影响,尤其擅长运用内心独白、心理分析和意识流手法,使作品的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,进而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。《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》是最能呈现其创作风格和艺术特色的代表作。

1928年,茨威格造访苏联,他的著作经由高尔基力荐,已有俄译本出版。两位作家此前保持着长期的通信往来。1931年《精神疗法》出版,他还将该书献给埃尔伯特·爱因斯坦。

这段时间的成功使茨威格的世界主义和他梦想的“民族间精神谅解”的理念变得似乎可以实现。但他的作家朋友卡尔·楚克迈耶在回忆录中提到,茨威格曾在50岁生日时论断:“人生的繁华已享尽,接下来就是走下坡路了。”实际上,1932年前茨威格已达到作家生涯的顶峰。

### 鲜活的文学生命

纳粹掌权后,茨威格开始了颠沛而绝望的流亡生活。1934年2月18日,纳粹分子以茨威格家中藏有武器为由,对他的住宅进行搜索。两日后,茨

威格坐火车流亡英国。1938年11月,茨威格的婚姻走向破裂。

1939年9月3日英国宣布参战。茨威格和比自己小17岁的女友兼秘书夏洛特·阿尔特曼(“洛特”)加入英国籍。两人侨居英国期间,茨威格是在一边创作《玛丽亚·斯图亚特》一边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和洛特渐渐走近,发展成恋爱关系的。1939年,茨威格缔结第二段婚姻,之后至死没和洛特分开。

1939年7月,他和洛特从伦敦搬至巴斯,在那里开始写作《巴尔扎克传》。不久后,茨威格夫妇坐船前往美国,并在纽约度过了1941年的夏天。再之后,又启程前往巴西。茨威格显然曾打算在巴西重建他的生活。但和之前流亡英伦一样,他在巴西同样深感丧失祖国和母语的切肤之痛,从他与朋友的通信来看,茨威格对巴西的描述是“无根”的,最终他还是要回到欧洲文学的传统中去。

在巴西古城佩特罗波利斯,茨威格完成了他最为成功、也是迄今最受欢迎的中篇小说《象棋的故事》,小说表达了作家对欧洲严峻现实越来越强烈的悲观主义情绪。然而,在向出版商递交作品之日,正是他

深思熟虑后决定结束文学生涯之时。

### 奇异的反差

一个奇特的现象值得注意,文艺研究中的茨威格和文学作品中的茨威格,似乎形成了一种奇异的反差。文艺研究大多只从流亡文学的角度考虑他的作品,起初将他界定为“追求数量的多产作家”,其实是站不住脚的。因为茨威格是一个精益求精的作家,他说过:“有种艺术叫作舍弃。”他写完1000页的文字,会毫不客气地将800页扔进废纸篓,而只将筛选出的200页保留下来,但他却从不为此抱怨。

进入新世纪以来,茨威格的作品一版再版。茨威格一波三折的戏剧人生充满了吸引力,尤其是他为后世留下了大量宝贵的文献资料:其中包括三万封信件,既证明了他杰出的文学成就,也证实了他在流亡岁月中的悲惨命运。

虽然他专注于法西斯主义危害性的研究,但他总竭力避免公开发表相关主张或参与相关活动,他毕其一生将这视为值得坚守的品质。时至今日,对茨威格的意见分歧依然存在——他所谓的“商业”上的成功被高看了,而他文学价值上的认可被低估了。(摘自2022年12月28日《文汇报》)